

危險的慾望

露意絲·克拉克◎原著
葉 棻◎譯

浪漫經典301



林白出版社



中華

Danger
by Louise Clark

危險的慾望

Dangerous Desires

原作者：Louise Clark

露意絲·克拉克

譯者：葉 榮



浪漫經典之301

危險的慾望

Dangerous Desires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5・9月

原 著：Louise Clark

譯 者：葉 葵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涂淑安 封面繪圖：程 翎

校對：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空寬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115號二樓

電話：(02)7765889-0

傳真：(02)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四年九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894-1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浪漫經典 301 •



危險的慾望

Dangerous Desires

原著者：Louise Clark

露意絲・克拉克

譯者：葉 棻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Dangerous Desires**
by Louise Clark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3. by Louise Clark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Dorchester Publishing Co., Inc.
C/O Rights Unlimited,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5,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301

危險的慾望

Dangerous Desires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5・9月

原 著：Louise Clark

譯 者：葉 棻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涂淑安 封面繪圖：程 翎

校對：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寬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二樓

電話：(02) 7765889-0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登第007582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四年九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894-1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天真的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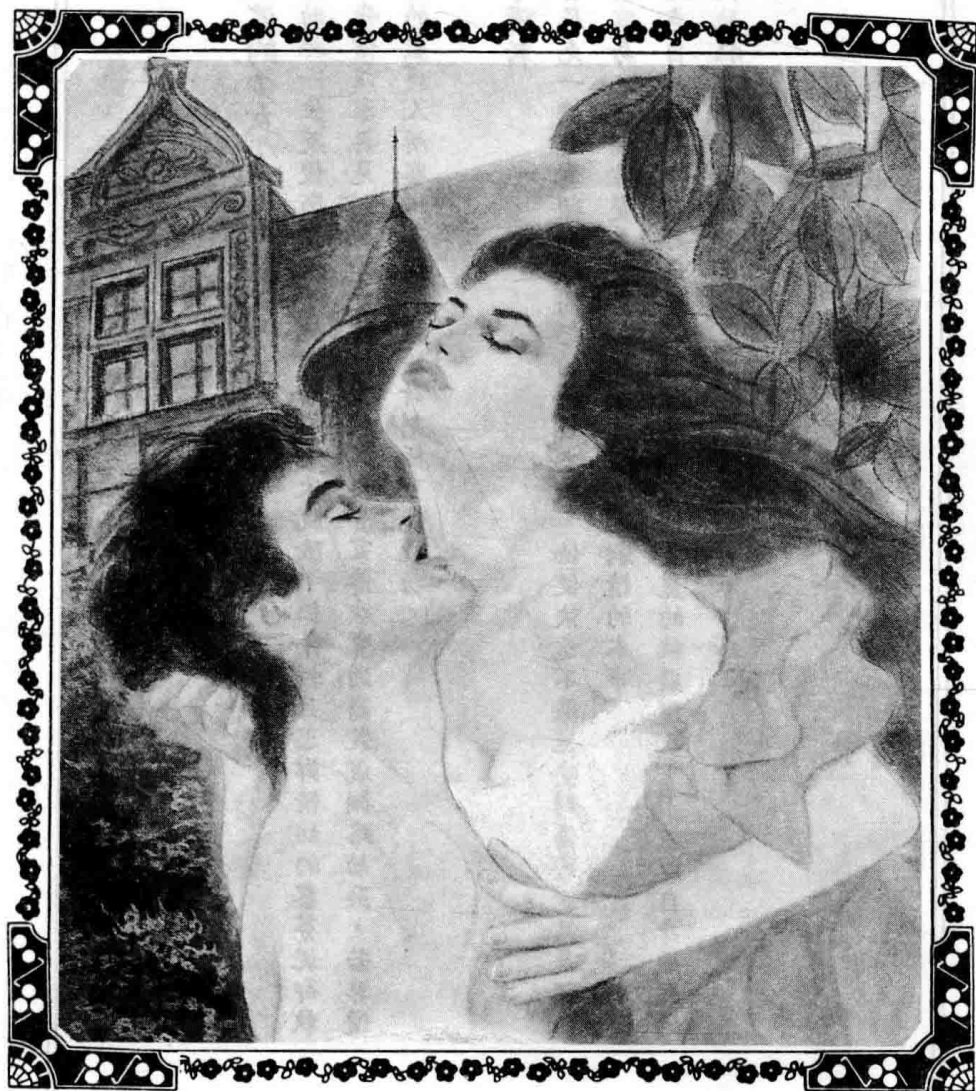
得助於一位英俊陌生人，她因而能屢次脫險；但年輕且思鄉情切的黎芬妮卻執意不計代價以求再見到她摯愛的父親。從典賣家傳珠寶到喬裝成攔路劫匪，若非遭其警覺的監護人所察，芬妮的莽撞計劃極可能成功。

守護者

當尼克一擔起看顧令人惱怒的芬妮之職，他便決意不讓她受到傷害。只是說的比做的容易，這個棕髮美女有著置身荒誕突兀劇情的本事。

尼克自知要有寧日可過，必得設法馴服他美麗的被監護人——並以自身熾烈的慾望與她狂野的性情相契合。





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大提琴，以及兩種木管樂器所組成的樂團開始奏著一首歡樂的莫札特小步舞曲。小型的管弦樂隊演奏著暖場的幾小節樂音，引誘交談的賓客們滑入舞池，黎芬妮則懶懶地輕搖扇子。時值二月，倫敦華宅外的天氣冰雨交加得可怕，但在外壁屏障的屋內宴會廳卻一片暖意：人潮洶湧的熱氣和上百枝映照室內明亮如晝的燭火。

芬妮隱約記得這支舞是允諾給她今晚所見衆多紳士中的某一位，但她竭力尋思依然不復記憶。也罷，反正他遲早會現身邀舞，在此之前，她倒欣喜能乘機佇足喘口氣。

她的黑眼珠斜掃過廳內。身為法國女性的芬妮不禁拿自身這襲翠綠緞面的低敞禮服和宴會上其他女人的穿著相形比較。欣見自己古典形式的襯裙遠較他者更為高雅，而在身後收攏成蓬墊的曳地外裙則是最新的時尚。開低的胸衣恰到好處地低敞著。此外，綴披在她頸部並塞入胸衣內的精緻義大利薄紗巾更是神來之筆，誘人地暗示著其下柔滑的肌膚。

一抹哀傷的笑容在她薄抿的唇上彎現。看著周遭這些優雅翩翩的貴族們，多麼容易假裝時光又倒回數月前，她在路易十六宮廷裏的生活！那時的生活盡是閒談、華服和爲名門閨秀所辦的宴會。即使是革命的暴亂也鮮少侵入這類奢華的社交場合。

芬妮毅然地撇開似地一搖頭，披散在頸背的一頭濃密鬢髮垂落在一側纖細的肩上。深赭色的頭髮微微撲上粉，因爲今晚是個正式的晚會。令人驚訝的是，純粉白的顏色只是更突顯了她道地棕髮、黑眼的異國風采。澄澈的黑眸所見不只及於此盛會的光鮮表象，她亦知道將今晚宴會及與會名流和她記憶中在法國親歷的同類人事相較，無疑是自編羅網。儘管有著諸多雷同：從高雅的擺設到精細華服和耀眼奪目的珠寶等——但相異處則深埋在奢華的表象之下。這些英國貴族並未遭遇其生活中絕無可能的變動，因爲他們的地位權勢穩如磐石。他們對法國的動亂了解不深，且對逃往倫敦以避國民議會提出平等運動改革的流亡貴族聊具同情。

芬妮頻頻搖扇，把臉埋在脆弱的象牙扇骨及絲質扇面之後。她試著不去思及此刻正在摧殘其摯愛法國的動亂，因爲這些思緒在此時特別不恰當。芬妮自知該享受她的教母，雷斯頓的瑪蓮伯爵夫人所安排，引介她進入倫敦社交界的宴會，但她就是消抹不去那種既不屬於流亡貴族或英國貴族的孤立感。

出生法國的瑪蓮，竭盡所能地將這些情緒消弭至最低。但當年她出嫁至英國是出於

自願，而非必要；經過了這麼多年，她的許多法國習慣已爲英國方式所取代。瑪蓮的口音甚至已失去芬妮母語中突出的迷人腔調；芬妮只要一開口，其出身便昭顯無遺。至於雷斯頓的伯爵夫人瑪蓮，則已成爲一小羣構成英倫社會名流的中堅份子了。事實上，她已經是個英國人，但芬妮並不是。芬妮亦不視自己爲真正的流亡貴族。她經常發現自己不苟同他們諸多的保守意見，並對其意欲恢復貴族在法國社會應有的崇尚地位的欠周慮策謀十分不屑。

樂團奏起了舞曲，芬妮的男伴仍未現身。她如釋重負地繼續掃視著宴會廳，緩緩將思緒導離令她忘記此晚會仍爲她而開的陰鬱愁思。並對悅耳音樂充耳不聞，凝神注意周遭。

宴會廳的裝潢一如雷氏宅邸各處，皆以英國人鍾愛的古典風格簡潔線條呈現。高大柱樑，就像她憑站於旁的這根柱子一樣，支撐著天花板，其上並飾以水妖精戲弄天神及女神的歡樂壁畫，畫上的凡人則享受著田園野餐；他們的歡樂與遠古神祇的嬉戲狂舞相輝映。

偌大的宴會廳高朋滿座，英國社交圈對瑪蓮發出的邀請函反應熱絡。擁擠得可怕，芬妮聽到一位頗胖的老貴婦這麼說，言下之意是指瑪蓮可以稱此舞會大爲成功。

芬妮正決意離開她佇足的粉紅色大理石柱旁之際，覺出有人輕敲她手臂。

「萬分抱歉，小姐！」輕快、口齒不清的聲音說著法文。

她一僵，倏地想起誰是她的舞伴。那種在她允諾共舞後，將手置於他手上時所曾感覺到的厭惡戰慄又重現了，不論他的碰觸有多輕微。她抖開精緻絲扇掩飾自己的嫌惡。

「聖路克閣下，你所言何指？」

聖路克子爵，一位極度自大的法國花花公子，且對那些未體認此點的人幾乎毫不寬容；他挺起了胸膛。「我們將共跳這支舞，小姐。」他的語氣憤憤不平，仍然說著法文。芬妮則用英文。

嘲弄令芬妮的黑眸閃著促狹。子爵自以為是法式優雅的典型代表。他今晚穿著一件櫻桃色紅白相間的塔夫綢外套，寬條紋隨著他激動鼓起的胸膛可笑地起伏，更挑起芬妮活躍的幽默感。名不見經傳的法國小貴族聖路克發現，他於一七八九年夏離開法國之舉，反倒讓他比在家鄉時更能在倫敦一小羣流亡貴族的社交圈中安身立命。他所擁有的影響力顯然直達其過度膨脹的自我。身為法國最古老且受敬重的家族成員之一，芬妮一點也不懼怕微妙的聖路克子爵，挫挫他自大情結的誘惑難以抗拒。

「這支舞嗎，先生？」她揚起眉毛。「你必然是在說笑吧？」

「我沒有，小姐。」他反駁，虛榮心顯然受挫。

芬妮輕蔑地瞄他一眼，從撲粉的整齊細髻假髮和短辮子，到他光亮黑舞鞋上的鑽石

鞋釦環。聖路克是個五官尖銳的矮瘦男人，不禁令芬妮聯想到雪貂。「我很驚訝得知你要求我允諾這支舞，卻未禮貌地準時出現伴隨我入舞池。」

她的直率攻詰令子爵氣餒，他急亂地說：「可是小姐，請妳諒解，我是不得已被公爵夫人耽擱了。」

芬妮對他施展魅力欲擄獲的對象不感興趣。「沒錯，先生。那麼，或許你願意重回她身邊。」她急急行過屈膝禮後，又說：「你得原諒我的失陪了。我看見一名新客人剛抵達，我必須和瑪蓮姨媽一起去招呼他。」

子爵望向宴會廳高聳的雙扇門。注意到站在那兒的紳士，他嗤之以鼻。「這些英國人！完全沒有禮儀概念。竟然頭髮未撲粉地赴會，而且——」他舉起垂在頸部黑絲帶下的眼鏡。

「我若沒有看錯，他還穿著旅行裝呢！」然後厭惡地揮揮手以強調他的不贊同。

芬妮不理會聖路克的急語，目光落在剛進門佇足的紳士身上。越過室內望去，她看得出那人身形高大、體格勻稱，有著自信凜凜之人所具備的閒適舉止。誠如子爵所指，他身著一襲剪裁樸素、完美襯托出其結實身材的黑色套裝。被外面風雪沾濕的披風大擎，瀟灑地自寬肩落下。一隻手裏握著雙手套，輕拍著他另一隻手掌心。這個小動作是唯一顯露出他對所引起的注目可能的驚慌。

芬妮不是唯一被門口處的英俊身形所吸引的人。她聽見不遠處一個女人興奮的聲音。「噢，是伯爵本人欸！他來城裏做什麼？」

伯爵？芬妮心想。難道是她親愛的瑪蓮姨媽的姻姪，第十代的雷斯頓伯爵？若是如此，這人為何在今晚離開他的莊園來此？瑪蓮姨媽數週前開始籌備舞會時，曾去函告知他時間日期，並詢問他是否樂意參加。但他不把她的要求當一回事，甚至沒有親自回覆，而是差其秘書代轉其簡短遺憾。

芬妮優美的唇形緊抿起來，黑眸開始危險地閃爍。伯爵的出現引起了閒談和臆測，同時也令瑪蓮姨媽困窘。這種不體恤的態度令人無法忍受。

這時，瑪蓮四下環顧瞥到了芬妮，便急急作勢要她加入他們。

「小姐，又一支舞開始。妳肯賞光嗎？」子爵問道，對於芬妮全神注意那名新來者感到不悅。

「對不起？噢，很抱歉，先生。我的教母在召喚我，可否恕我告退？」她不待他回答便翩然離去。

正當芬妮穿過廳內之際，瑪蓮對伯爵說了些話，引起那雙生動藍眸定睛望向芬妮。她挑釁地揚起頭，和她佯裝的優雅舉止大相逕庭。他臉上閃過一抹驚訝，隨即興味暖化了冰冷的藍眸。芬妮惱怒地抬起下巴。哦，他以爲她是那種容易爲迷人男性一瞥就驚慌

失措地傻笑的英國小姐嗎？他終會發現黎芬妮的勇氣是在不一樣的煉爐裏煉硬的。她的鬥志裏不存軟弱。

「親愛的，」芬妮一走近，伯爵夫人便說道。一襲高雅的深褐色禮服和黃褐色襯裙恰與芬妮怡人的鮮綠衣著形成對比。「我很高興有此機會向妳介紹我亡夫的姪子，雷斯頓伯爵尼克。尼克，這是我的教女，黎芬妮。」瑪蓮淡褐色的明眸來回閃動地觀察這兩個年輕人。她也曾是個美麗的女人；事實上，纖細骨架使她那張心型臉的美貌依然不減當年，即使她看起來已逾五十。「你應該記得吧，尼克，去年十月我曾寫信告訴你芬妮從法國抵英。」

芬妮彎身行屈膝禮。「很高興認識您，先生。」她輕語，刻意抗逆地直視伯爵的目光。

尼克在她起身時執起她的手，優雅地躬身致意後將手湊到唇邊。即使在他的唇輕掠過她柔嫩肌膚時，目光仍未稍離。這個碰觸令她的胃緊攣，心跳微微加速。他眼中愉悅的縱溺增強為令澄藍加深的情緒，令芬妮想起雷雨雲及所有自然界迸發的激烈。

「我也很高興認識妳，黎小姐。」低沉、冷靜的嗓音陽剛味十足。一陣興奮暗顫令芬妮的黑眸閃爍，她毫不矯飾地端詳面前這男人。

對一個鄉紳而言，他的外表倒是令人驚異地時髦。一頭濃密的黑髮在前額及兩側剪

短，正是她離開法國前才剛時興的風格。根據這款髮式，後面較長的頭髮可自由垂散或以絲帶綁起，就如伯爵這般。芬妮想像自己的手指穿過他微鬆的密髮。一股燥熱條地染紅了她的肌膚。

她迅速轉移思緒往別處看，避開長窄臉上深陷藍眸的危險影響。她的視線卻落在她淡淡微笑的唇上。飽滿性感的唇形同時堅定地抵緊，隱約透出力量與某種頑強的性格。充塞腦海的大膽思緒令芬妮喘不過氣。

她再次抬起頭，想故意玩火。「好吧，先生。你若曾想過早些抵達瑪蓮姨媽舉辦的舞會，那麼也許我們認識的機會就不會僅止於客套寒暄而已了。」

他眼中的危險之色加深。「來去皆隨我高興，小姐。」

芬妮甩開扇子，再次抑制自己已然參戰的偏離情緒。「看得出來，閣下。我向來對英國鄉紳們所信持的怠忽態度感到驚訝。」

雷斯頓伯爵若是個法國貴族，必會迎戰她的侮辱之言，並且機敏地出言反擊。但伯爵並不是法國人。他非但沒回擊她的刻意貶抑，反而笑出聲。「小姐，我接受指教並致上謙卑的道歉。我唯一的託辭是我忘了日期，而抵達後又無法不向我親愛的伯母問聲好就退入我的房間。」他挑起一道平直濃眉。「這樣可以嗎？」

或許他終究接受了挑戰，最後的話語有著挑激意味。芬妮抬起下巴甜甜地笑道：「